

24.09
25.

独山文史资料选辑



第五辑

86

独山县政协文史
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

74220/21

编者的话

文史资料工作，是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古为今用，鞭策自己，教育后人，更好地为党的总任务、总目标服务，高举爱国主义旗帜，是我们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的方向。

在新形势下，我们要发挥政协文史工作的特点和优势，动员和组织各族各界人士，踊跃投稿，以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促进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大统一，加强社会主义祖国的两个文明建设，进一步提高我县文史工作的质量。

我们遵循周恩来总理提倡的“把亲身经历记下来传之后代”和“要存真，要实事求是”的教导，要求各族各界人士，解放思想，扩大视野，实事求是，秉笔直书，忠于历史，既不任意拔高溢美，也不轻率贬损避讳，力争运用历史唯物观点观察分析问题，按照历史本来面目反映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我们的工作，立足于“抢救”，时间不等人，希望有各种阅历的老人能及时深入回忆和整理他们的历史资料，写成稿件，作为历史财富，遗惠后人。

我们的作者，来自不同岗位，不同角度，见仁见智，不强求一致，只要能反映历史的一个侧面，就受欢迎。为了尊重作者的意愿，我们力求保持作者原意，尽量不改或少改动，总之文责自负，读者请原谅！

我县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创于1981年，至1985年，已出刊四辑，共三册。由于我们人手不足，缺乏经验，最近一期，加上编校疏忽，出现一些错误不足之处，如第三、四辑合刊本第151页七绝诗一首的标题应为“纪念抗战胜利四十周年”除已更正致歉外，并向关怀爱护本刊的读者邓吉安、都淦等同志致谢。

编 者

1986年9月

目 录

编者的话

- 抗战期间军四分校迁贵州始末记…………… 李正方 耿超晃
许 林供稿 许楷贤整理 (1)
- 忆娄山关和遵义战役黔军溃逃的实况……………
刘鹤鸣 遗稿 李惕生、王维儒整理 (10)
- 国民党陆军第140师(贵州部队) 抗日时期参加台儿庄战役
徐州会战概况…………… 李祖明 (19)
- 抗战期间广西空军暗受蒋介石手下排挤的情况……………
朱丽泉 (33)
- 昆仑关战役的片断回忆——血溅四和坳…………… 罗瑾怀 (39)
- 抗战时期第一战区敌后游击队的点滴回忆… 戴绍新 (41)
- 我进中央军校第七分校的点滴回忆…………… 戴绍新 (45)
- 黄埔军校第七分校的山东总队…………… 焦文远 (49)
- 滇、黔、桂军在独山…………… 邓善渠 李惕生 朱丽泉 (54)
- 抗战末期独山飞机场抢修经过…………… 徐惠文 罗瑾怀 (62)
- 军阀混战时期的贵州人事(上)……………
万大章遗稿 徐惠文整理 (70)

贵州护国军将领熊其勋简介·····	徐惠文 (84)
一场残暴的集体屠杀——王文熙杀李肇·····	杨吉煊 (86)
咸同年间独山民族起义·····	邓善渠 (95)
我所知道的独山扶轮中学和扶轮小学·····	熊作华 (101)
简述解放前后的独山第二小学·····	宋雨生 (106)
独山尧梭中心校小史·····	黄集祥 (109)
对许楷贤先生所写《独山中等教育事业解放前后的回顾》一文的补充·····	熊作华 (113)
贵州省立独山民众教育馆概况·····	周昌岐 (115)
独山县医药卫生的发展情况·····	邓照德 (123)
赵裕兴和他的裕兴车身厂·····	王维儒 (129)
独山名胜古迹之今昔·····	邓善渠 (136)
漫云诗味淡，清韵世长传——介绍清末民初独山诗人金夏丞·····	熊庆魁 (145)
独山袍哥——封建时代遗留的产物·····	邓善渠 (157)
独山桑园·····	万仿苏 (166)

抗战期间军四分校 迁贵州始末记

一、军四分校的来源

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四分校，（简称军四分校）的前身，是约在1930年左右，被蒋介石赶下台的有南面王之称的广东省主席陈济棠所建立在广州近郊的燕塘军校。后余汉谋任省主席，便把它接收过来，改为广州分校（即黄埔十二期。中央有正校，有些省份有分校）。新派付主任陈芝馨为该校负责人（陈系中将，广东罗定人）。主任是陈诚兼（挂衔）。校长蒋介石。该校直辖中央军事委员会军训部。办学经费按月由军训部拨给。该校办学宗旨，主要是培养和造就部队基层干部，不断补充部队的有生力量。它的教学形式，则是仿效日本、德国的军事教育模式进行的。在当时国内可算是一个比较完整的军事学校了。

抗战后，为了安全施教，该校奉命撤离广州，逐步向西迁移。于1938年夏季迁到广西宜山。因已撤出广州，返回无期，“广州分校”的番号已不适用，遂由军训部按次序改称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四分校。

二、该校辗转迁移独山的情况

由于抗日军兴，当时日军侵华逐步深入，在近海大鹏湾

起飞的敌机经常骚扰和空袭广州，军校目标太大，为了安全施教，只好分散驻所，校本部搬上了白云山，学生队就分散在广州附近的乡村。但时间不长，在1938年举校从广州迁到西江上游的德庆县城。校本部搬上半山的香山寺内，学生队则分散于邻县的罗定郁南涧，陈芝馨付主任在德庆时因赴广州，沉船遇难，后调韩汉英中将（海南岛人）为主任，张振镛少将（原教育处处长）为付主任。

该校迁到德庆不久，广州沦陷，时局日趋紧张华南形势岌岌可危，又不得不决定作第二决搬迁。于是，从水陆两路进发，直抵广西宜山，此时已是1938年的夏季了。适气候开始炎热，疾病丛生，患疟疾的较为普遍，加上敌机经常狂轰滥炸，跑起警报来，更是没日没夜，甚为狼狈，老百姓深以为苦。有的甚至把该校看作一个瘟神，说它所到之处，都给当地人民带来沉重的灾难。其次是币值低落，大家抢购物资，该校官兵自然也不能例外，造成物价猛涨，使少数人发财，多数人遭殃，老百姓亦加以责难。该校搬到宜山，仅仅是一年左右，因日军侵犯广西镇南关（由北海登陆）直接威胁宜山的安全。乃引起军民一片慌乱。当局下令向四乡和西北方向疏散。该校就乘机作了第三次搬迁，这样就迁到独山了。

当年的独山，一道场坝，两三条小街，居民店铺疏疏落落，偌大的一个军校，怎样住得下来。当时一部份人员只好暂迁三合（三都）。校部则在独山县府附近图书馆找到个落脚点，作为临时办公处所。一方面在距离独山县城东北约两公里左右的铜鼓井，苦竹寨、抹马一带大兴土木，新建校本部办公厅、饭堂、会议室、宿舍等等，有十余间之多。虽然

结构简单，还算切合实用，房的外墙还粉上灰黑保护颜色，减少空袭目标。校内周围树木成荫，当中培植一些花草，校门两侧还写上“军令如山”，“党纪似铁”八个大字。还有卫兵警卫。校本部各处集中办公、集中吃饭、集中搞晨操。搬到独山两三年，各种原有的一些纪律和制度已逐步恢复起来。原来每星期一次的总理纪念周，也似模似样地搞起来了。每逢重大节日或毕业典礼，中央还经常派出大员莅临指导。如张发奎、黄琪翔、白崇禧、林蔚、徐永昌、刘斐、梁寒操等都先后来过学校，借以粉饰国难时期的所谓太平之世。

三、结构规模和组织系统

首先从校本部和学生总队两大部分来说，前者是负责管理，后者是负责教育训练。校本部主任韩汉英中将、付主任张振镛少将（原教育处处长）。下设教育处、办公处、经理处、会计室、医务处、图书馆等。处长的官阶一般为少将或上校，处以下设科或股，再以下就是科、股员或司书之类。职能部门规模大而比较重要者，就要算教育处。处长多半为少将阶级，下设步兵科、炮兵科、通讯兵科、辎重兵科等，各科设中、上校科长一人，下设股长或股员若干人。此外还配备庞大的教官队伍。如学科有战术、地形、筑城、兵器等，术科有器械体操、刺枪、劈刺、拳击、马术等。普通科有中国语文、外语以及数理化等。这些教官都是学有专长，资历较深的，如出身于保定、黄埔军校、陆大，有的还是留日、德、美的。人才，颇为鼎盛。另一部份为学生总队。它纯粹是教育训练机构。上设总队部少将或上校

总队长一人。下设若干大队，设中上校大队长一人。再下面就是中队，设上、中尉队长一人。总队至中队，根据需要还有副职的。总队部还设有军需、书记、司书等军佐。办理行文给养等事务。学生总队所属大队、中队主要掌握学生的军事管理教育训练工作。各科学术课程，均由教育处和政治部按照课程计划的进度派有教官或指导员（驻队）到队讲课。

四、政治活动情况

校本部配设有政治部由中央总政治部主管，设少将主任一人。先后由余拯（湖北人）、张楚鑫（湖北人）、张希道（安徽人），主管政治部一切行政事务。下设两课，各设课长一人（上校），先由黄浩（浙江人），后由龙兴义（潮州人）由第二课课长调升。称为第一课，第二课。第一课掌握政治教官的课程业务，第二课掌管各总队政训室和各队指导员的分配、编印时事业务。课长下有若干课员和办事员。指导员与部队队长共同管理学生生活思想。教官单纯上课，不上班（除纪念周外）。政治教官、军事教官和普通教官，有几百人都散居于独山城内。大部分系广东、广西等处的人员较多，其中又以潮州人占优势。普通教官和政治教官则下江（浙江人）亦占有部分。都系大学毕业生。

还有一个中央驻校的特别党部，除韩汉英和政治部主任少将共同负责主持外，由政治部付主任周咏南（云南人）管理党部文件和发展宣传等工作，下有秘书一人胡一心（江西人），课员、办事员多人。

1941年还有一个励志社剧团，由少校教官负专责。后改

为新生活俱乐部。则不设专业剧团。

五、学生的来源和训练活动

学生来源，是来自各地招收初中以上的毕业生，经过短期的入伍训练转入学生队。学期一般为1——2年（要根据上级当时规定为准）。38年在宜山招收的十六期新生，因战事吃紧，前方需要，急于补兵员，学生曾降到高小程度，训练时间，也只有半年。但只是招收十六期的情况。以后仍照旧要求按合格办理招生。

在独山招收和训练的情况，以驻地独山为主，遍及平塘（原平舟县）、三都（原三合县）二县。自1940年初至1944年冬止，共训练了十七、十八、十九等三期学生，各期情况详述如下：

（一）十七期

十七期训练学生人数最多，共分五个总队。每个总队相当于团的编制，约一千左右。一般为“三三制”，即总队下设三个大队，大队下设三个中队，中队下设三个区队，区队下设三个班，每班学生约14人。各级队长、队附都由专取军官担任（绝大部份是前期毕业生），班长则由学生轮流担任。该期的五个总队情况如下：

（1）第五总队，都为步科，驻在三合县的马场，于1941年冬毕业。

（2）第八总队，都为步科，驻在三合的大河，于1942年夏毕业。

（3）第二十三总队，都为步科，驻在独山县基长。

该总队学生原在江西瑞金第三分校入伍，绝大部份是江浙皖沦陷区的知识青年，于1940年初奉令调到第四分校升学，于1942年10月毕业。

(4)第二十四总队，以步科为主，间有炮科，通信科，驻在独山县的土坝，同于1942年10月毕业。

(5)第二十六总队，也以步科为主，驻在独山县五里桥。该总队学生多数是华侨青年。别称华侨总队。也同于1942年10月毕业。

以上十七期五个总队，系迁到独山后招考和调入的。由于当时国民党政府财政处于极度困难情况下，因此各总队都由学生自己动手建造营房，一般都经过3—5个月时间的劳动建成营地，因陋就简，开始训练。训练期间的物质生活条件也相当艰苦，伙食用的大米，都由学生每月到三合、荔波和独山区仓库去搬运，伙食很差。冬无棉被，每人仅发粗毛毯一床，整年穿单草鞋。毕业后绝大部份分发到部队任初级军官，极少数成绩优秀，年龄较小的留校工作。

(二) 十八期

十八期训练的学生较少，仅有一个大队和一个独立队，情况如下：

(1)独立大队，(辖四个队)三百多人，大队长陈武君，教官有郑瑞林，陈道南，陈玉春等，都为步科，驻在平舟(即平塘)于1943年春毕业。

(2)独立第五队，都为步科，驻在独山的土坝(原十七期二十四总队营地)，该队学生都系原在校工作的文职和无学历的后勤人员就便报考的，于1943年春毕业。

(三) 十九期

十九期设有两个总队。情况如下：

第八总队。都为步科，驻在独山的土坝（原十七期二十四总队营地）该总队学生全部由当时各地部队抽调尉级和少数行伍军官（所谓“行伍”系指由士兵提升，并无正式学历的军官）进行培训，1943年初到校，于1944年夏毕业分回原部队工作。

这个总队另设有一个学员大队，驻在独山的五里桥（原十七期二十六总队营地）。这个大队的学员全由当时广西部队抽调尉级和少数校级行伍军官进行培训。于1944年初到校，训练时间不长，在同年冬日军进犯黔南前，即匆忙结业，分回原部队工作。

第九总队，又称特科总队，（没有步科）驻在独山的平寨、（铜鼓井背后）石牛坡一带，即原在校的入伍生团，于1944年春分科升学，分为炮科和通讯等科（其中有少数调往龙里辎重兵学校升学）。该总队正在训练中，同年冬，日军进犯黔南，学校又仓猝北撤。该总队全系青年学生，训练课程未及一半，因之随校撤退。尤其在独山撤退时，较为混乱。教育器材，武器等损失大部，人员流散颇多，待到湄潭时已支离破碎，溃不成校，遂于1945年夏季奉军训部令将该校撤销。十九期总队各科学生转交各专科军事学校代为补训毕业。至此中央军校第四分校宣告结束。

六、 附设机构

（一）除原1941年前有中正小学外，以后乃增设中正中

学。由林博环，林畏三任教导主任，其课程与普通中学同。有高中部，先设立在抹马，因遭火灾，后移至五里桥上课，教员由普通教官和政治教官兼任。除该校子弟外兼收地方子女。这对独山教育事业，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特别是在1939—1942年间许林任独山县中校长时期，聘请了军校有名的上、中校专业教官多人，在校兼课，如朱家穗教师（现仍在贵阳，已在贵州工学院退休）教授等。都给学生留下深刻印象。

（二）新军日报和新军月刊，系军校校本部和政治部合办的刊物，公开发行，当时亦收到宣传抗战的作用。

七、结 尾

根据以上事实，以第四分校训练任务看，可说是大部分按照上级规定完成的了。从该校主任韩汉英在44年冬兼独山警备司令的职责看，他守土有责，当然不能随意自离职守，和仓皇逃难涇潭。特别是日军未到前夕，韩汉英烧毁军校器材、物资以及百姓房屋，耗尽人力、物力，致使军校支离破碎，地方遭灾。人民控诉，韩某应负其罪责。

再从上面事实中分析，说明四十年代初期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使各个战区节节溃退，不顾人民死活，听任日军轻骑深入，造成的血泪教训，罪责难逃。

同时也说明了，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纷纷向西南方向逃难，虽不少遭到家破人亡的痛苦，加上金圆券，银圆券的贬值，人民生活越来越不好过。该校官兵自然也不例外，为谋生活计，都集中于独山一带。于是经商做小买卖，过夜市生

涯，因而使新市区（即八角亭）繁荣起来，当时有“小上海”之称。而在1944年冬季日军深入时，适洞口爆炸，日军急退，即又成为：国际有名的“退敌之城”。这又是不幸之幸也。

在八十年代的今天，我们回顾史实，略述经过，求从中吸取教训，期两岸同胞共同为振兴中华和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社会主义而奋斗！

（由欧超晃、李正芳、许林供稿，经许楷贤综合整理）

忆娄山关和遵义战役

黔军溃逃的实况

刘鹤鸣遗稿

李惕生、王维儒整理

一九三四年冬月，中央红军北上抗日进入贵州后，蒋介石慌了手脚，一方面派遣其嫡系军队将领薛岳为第二路总指挥，率领中央军吴奇伟、周浑元、万耀煌三个军和冯云山独立旅尾随红军染指贵州军阀地盘；另一面电令贵州军阀王家烈率所部二十五军配合中央军进行围追堵截活动，妄图在苗岭山区消灭工农红军。但是，工农红军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冲破了重重封锁线，历经天险，奋勇前进，当尾追的中央军赶到贵阳时，红军早已挥军北上，并在瓮安县江界河口，击溃乌江守敌迅即占领了黔北重镇遵义城。

一、两次追击扑空

工农红军的迅猛神速的行动，打破了国民党围剿追击计划，震惊了中央军头头们。一九三五年元月薛岳急命贵州军阀二十五军王家烈指挥该军第二师师长柏辉章，第一旅旅长杜肇华所部李维亚的第五团，刘鹤鸣的第六团，万式炯的第八

团和张吉安的第一团第三营，匆忙应战。这些部队分别从马场坪，贵阳出发，经福泉、龙里、开阳进入修文，由六广河渡过乌江，再经金沙县沙土沿村进入遵义地界。

王家烈所部一到遵义边境，紧急部署兵力，令师长柏辉章率李维亚的第五团向乌江后山的老君关截击防守乌江北岸的红军部队；旅长杜肇华率刘鹤鸣第六团和张吉安营埋伏于遵义三合场公路两侧，以截击红军向老君关增援的部队；军长王家烈亲自率万式炯的第八团作警卫，坐镇沙土沿村指挥作战。黔军的如意算盘，早在红军意料之中，当王家烈的“双枪”（大烟枪、步枪）兵尚未到达预定目标前，红军先已撤走。

黔军这次作战计划扑了空，王家烈即时与柏辉章、杜肇华三人商议，决定按原建制各率负责团营集结于南白镇，准备向遵义城发起总攻击。可是，工农红军在遵义休整十多天后，以逸待劳，早已率部队向赤水方向北去。黔军进入遵义城，除见到红军留下的宣传标语外，一无所获。王家烈、柏辉章又一次扑空，他们为了欺骗其上级，不得不虚张声势，到处宣扬他们收复了遵义城。随即派第五团、第八团和张吉安营守卫县城，命令杜肇华和我率第六团驻扎遵义虾子场，警戒防备红四方面军由印江向遵义袭击。

黔军由于两次行动都扑了空，部队疲于奔命，上下官兵，怨声载道，士气很低落。

二、 娄山关阻击布防

一九三五年二月下旬，工农红军从川南经赤水作战略转

移，部队挺进桐梓遵义县城。蒋介石闻讯亲临贵阳、重庆指挥，令中央军迅速渡过乌江，向遵义移动。命令王家烈黔军到前线堵击，于是，王家烈和柏辉章令杜肇华和我率第六团由虾子场兼程赶赴桐梓驻防，我团行至桐梓县边境，遭遇红军化装的便衣队（穿青衣戴青帽）一百余人，双方摆开战势。六团处于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只好边战边退，撤退到南溪口，发现红军便衣队后面还跟随着一千多人队伍。我团急向公路东侧抢登高山，红军也跟着占领山头阵地，在无险可守的情况下，杜肇华和我率部队一直撤退到娄山关，据险防守。当时六团兵力部署：以一个连驻南溪口前方为连哨，监视红军行动；派第二营向小箐方面防守；其余营连和团部在娄山关附近山头择险构筑防御工事。

部队安排就序后，时间已是下午七点钟了，我用有线电话向遵义联络，向王家烈、柏辉章请示行动。杜肇华旅部退至黑神庙指挥。紧接着有驻南溪口连哨报告，说由桐梓逃来的老百姓讲，穿青色便衣人员是红军的侦察兵，约有一营人；桐梓县城附近现已有红军几万人了，还说朱德总司令也到桐梓。夜幕降临时，红军没有向我正面攻击，而是分别抢占公路东侧高山。驻守小箐方面的二营营长杨国舟来报告，该营正面有红军两个团，还发现红军大部队向其右翼迂回，由于天黑人数看不清楚，还说查小箐附近有小路可通板桥，请求派兵防守，如板桥被红军占领，全团在娄山关有被全部歼灭的危险。

晚上十点钟，接遵义柏辉章师长来电话，交待杜肇华旅长和我要用笔把电话内容记录下来，电文有：“奉薛岳总指挥命令，要杜肇华和刘鹤鸣死守娄山关三天，以掩护中央军